

A20/A21 北京地理·热点之交通微循环(二)



4月中旬,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北京市今年将投资28.4亿元加快微循环道路建设。年内,城六区24条微循环道路将全面开工,总长度达到14公里。其实,在此之前,特别是2005年以后,北京部分地区的微循环道路改造已经在陆续进行。比如,2010年,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崇文交通支队就对辖区内交通微循环问题较为突出的东花市地区,进行了调研和针对性改造;去年,北京市总投资约17亿元支持了西直门南小街、正义路南延南段等12条微循环道路的建设。日前,本报记者就已经过初步改造的东花市地区、西直门南小街和尚未改造的法华寺街进行了实地探访。

总第1213期

“渠化”微道路导流交通

东花市地区 针对性改造总体效果明显

东城区东花市地区拥有较为典型的交通微循环系统,主要区域包括南、北花市大街以东,广渠门北里以西,崇文门东大街以南,两广大街以北,包括东花市北里东区、东花市北里西区、富贵园等七个居民社区,主要街道有14条,其中东西向5条,南北向9条。

2010年前后,东花市地区的交通问题日益突出。据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崇文交通支队统计,仅2010年上半年就收到居民反映交通问题的意见68件,其中反映交通秩序混乱的占45%,乱停车的占40%。为此,当时的崇文区政府确定把东花市地区作为当年交通优化、渠化的工作重点。时任北京市公安

交通管理局崇文交通支队交通科科长贾学武、民警李洋对这一区域的交通微循环状况进行了实地研究,并撰写了改造方案。

据贾学武等人调查,造成东花市地区微循环不畅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区域内居民区较多,交通流量大,人们出行方式多样,混合交通现象比较严重;区域次干路较少,且有的次干路存在瓶颈,

如东西花市大街西宽东窄,白桥大街路面损坏严重;小区在道路进出口安装了隔离设施,形成断头路和瓶颈路;路口路段狭小,缺乏科学的渠化(指通过导流岛与路面标线相结合的方式,以分隔或控制冲突的车流)措施,如有些支路没有道路标线又是双向行驶,使得通行能力降低;路旁乱停车干扰行人、车辆的正常通行等等。

针对这些造成微循环不畅的原因,贾学武等人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并付诸实施,如拆除部分小区进出口及路段中的隔离门和隔离设施;改善次干路道路环境,如拓宽原东西花市大街,重铺白桥大街;部分道路设置相应标志标线设施;部分道路设立单行线;规范停车,合理设置路旁停车位,设法增加地下停车位使用率等等。

据附近居民讲,近两年东花市区域的交通状况确实改善很多。记者看到,现在此区域内道路都有道路车道标线,几有部分停车位。部分道路两边设置了专用自行车道并立有护栏,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机动车、

非机动车混行的局面,也有效防止了乱停车现象。贾学武介绍,改造方案后来大部分进行了实施,微循环改造总体效果比较明显,但由于去除小区进出口隔离设施后,有居民反映存在一定的安全问题,部分小区又重新设置了隔离设施,仅有少部分开放;有部分道路也没有按方案设立单行线。

记者了解到,东花市北里东区内有一条小路贯通东花市大街和崇文门东大街,这条路两端虽然没有挡车杆,但都处于立起状态。据小区工作人员讲,社会车辆可以从这条路上穿行,不收取费用,这有利于缓解其他支路的交通压力。但据记者的有限观察,直接从这条小路穿行的车辆并不多。

●边扬,北京工业大学交通研究中心

在北京,非机动车和行人在交通系统中处于弱势地位。理想状态下,机动车

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应该是分开的。但在微循环道路改造中,由于道路本身就不很宽,设置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几乎不可能,在

这种情况下就要采取“交通宁静化”手段,降低汽车速度,比如采取绿化手段;一条路本身是直的,通过把道路旁的树栽成曲线,让司机

感觉汽车一直处于转弯状态,从而降低汽车速度,这种方法目前在国内还是不常见的,比较常见的是设置减速丘。

时干道堵车时想钻胡同而不得,或窄或单行,让很多司机也无可奈何。而一些胡同居民,对微循环工程改造是持矛盾态度的,一方面想更方便地坐车,另一方面却担心微循环畅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污染、噪音和安全隐患。但有专家指出,“城市道路微循环系统对其所在地段的居民日常生活模式有很大的影响……居住在道路走向弯曲,路面较窄的微循环系统中的居民,往往倾向于享受慢节拍的生活,车

流量很少的街道成为他们日常交流和活动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我想这种描述是适用于胡同的。胡同的改造也将一定程度上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状态。

而某些胡同,虽然仍沿用胡同名,却已面目全非。家住德胜门外大街的黄先生每天都要开车走二环去上班,每当看到德外堵车时,他就拐向冰窖口胡同,走积龙潭桥上二环。前些年新修的冰窖口胡同让他的出行多

了一份选择,他觉得这就是微循环改造的成果。这种“宽阔的胡同”现在也有不少。

但也有人心心,这会带来“胡同的灾难”。道路微循环系统的主要功能是解决组团或片区的交通问题,而不是解决城市整体的交通问题。如果为了追求城市交通的通达性,强硬地将微循环道路拓展改造为城市干道,则可能将城市历史街区的风貌和传统生活方式变成“炮灰”,造成城市文化内涵的流失。

张先生的妻子在西弓匠胡同经营着一家小商店,据他们估计,门前的小路一个小时能过几百辆车。“这里通过的车太多了,有时两车顶上谁也不让谁,或者司机将车停在胡同里,就会导致路堵死,一天得堵二十回。”张先生说,“现在我上二环时经常从西直门南小街绕一下。”下午,有一辆给商店送冰棍的三轮车停在路边,张先生不停嘱咐车

主把三轮车再往边上放一

放。“胡同里停一辆小车时,还勉强能过一辆小车,但过

大车就困难了,有时司机技术不好,通过需要很长时间。堵车时我和妻子有时还会帮忙疏导一下,大家互相让一下也就过去了。”

对于解决西弓匠胡同的堵车问题,张先生建议把此段道路设置成单行道,或者能让车从旁边国际投资大厦院里的小路通过,“现在院里的保安有时会让我们绕出去,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淡:“2007年就说要修这条路了,之后又说了几次,但没有动静。”而且,刘先生也担心修路会不会拆除部分平房。刘先生一家几代人已在这里生活了近100年,虽然现在住的平房很破,但他对胡同有很深的感情,胡同里才有街坊,出了门喊句“吃了吗”就能得到回应,坐在胡同口一块喝茶酒聊天也很惬意。他不愿楼房与大街拉近街坊间的距离。

张先生的妻子在西弓匠胡同经营着一家小商店,据他们估计,门前的小路一个小时能过几百辆车。“这里通过的车太多了,有时两车顶上谁也不让谁,或者司机将车停在胡同里,就会导致路堵死,一天得堵二十回。”张先生说,“现在我上二环时经常从西直门南小街绕一下。”下午,有一辆给商店送冰棍的三轮车停在路边,张先生不停嘱咐车

主把三轮车再往边上放一

放。“胡同里停一辆小车时,还勉强能过一辆小车,但过

大车就困难了,有时司机技术不好,通过需要很长时间。堵车时我和妻子有时还会帮忙疏导一下,大家互相让一下也就过去了。”

对于解决西弓匠胡同的堵车问题,张先生建议把此段道路设置成单行道,或者能让车从旁边国际投资大厦院里的小路通过,“现在院里的保安有时会让我们绕出去,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淡:“2007年就说要修这条路了,之后又说了几次,但没有动静。”而且,刘先生也担心修路会不会拆除部分平房。刘先生一家几代人已在这里生活了近100年,虽然现在住的平房很破,但他对胡同有很深的感情,胡同里才有街坊,出了门喊句“吃了吗”就能得到回应,坐在胡同口一块喝茶酒聊天也很惬意。他不愿楼房与大街拉近街坊间的距离。

张先生的妻子在西弓匠胡同经营着一家小商店,据他们估计,门前的小路一个小时能过几百辆车。“这里通过的车太多了,有时两车顶上谁也不让谁,或者司机将车停在胡同里,就会导致路堵死,一天得堵二十回。”张先生说,“现在我上二环时经常从西直门南小街绕一下。”下午,有一辆给商店送冰棍的三轮车停在路边,张先生不停嘱咐车

主把三轮车再往边上放一

放。“胡同里停一辆小车时,还勉强能过一辆小车,但过

大车就困难了,有时司机技术不好,通过需要很长时间。堵车时我和妻子有时还会帮忙疏导一下,大家互相让一下也就过去了。”

对于解决西弓匠胡同的堵车问题,张先生建议把此段道路设置成单行道,或者能让车从旁边国际投资大厦院里的小路通过,“现在院里的保安有时会让我们绕出去,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淡:“2007年就说要修这条路了,之后又说了几次,但没有动静。”而且,刘先生也担心修路会不会拆除部分平房。刘先生一家几代人已在这里生活了近100年,虽然现在住的平房很破,但他对胡同有很深的感情,胡同里才有街坊,出了门喊句“吃了吗”就能得到回应,坐在胡同口一块喝茶酒聊天也很惬意。他不愿楼房与大街拉近街坊间的距离。

张先生的妻子在西弓匠胡同经营着一家小商店,据他们估计,门前的小路一个小时能过几百辆车。“这里通过的车太多了,有时两车顶上谁也不让谁,或者司机将车停在胡同里,就会导致路堵死,一天得堵二十回。”张先生说,“现在我上二环时经常从西直门南小街绕一下。”下午,有一辆给商店送冰棍的三轮车停在路边,张先生不停嘱咐车

主把三轮车再往边上放一

放。“胡同里停一辆小车时,还勉强能过一辆小车,但过

大车就困难了,有时司机技术不好,通过需要很长时间。堵车时我和妻子有时还会帮忙疏导一下,大家互相让一下也就过去了。”

对于解决西弓匠胡同的堵车问题,张先生建议把此段道路设置成单行道,或者能让车从旁边国际投资大厦院里的小路通过,“现在院里的保安有时会让我们绕出去,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淡:“2007年就说要修这条路了,之后又说了几次,但没有动静。”而且,刘先生也担心修路会不会拆除部分平房。刘先生一家几代人已在这里生活了近100年,虽然现在住的平房很破,但他对胡同有很深的感情,胡同里才有街坊,出了门喊句“吃了吗”就能得到回应,坐在胡同口一块喝茶酒聊天也很惬意。他不愿楼房与大街拉近街坊间的距离。

张先生的妻子在西弓匠胡同经营着一家小商店,据他们估计,门前的小路一个小时能过几百辆车。“这里通过的车太多了,有时两车顶上谁也不让谁,或者司机将车停在胡同里,就会导致路堵死,一天得堵二十回。”张先生说,“现在我上二环时经常从西直门南小街绕一下。”下午,有一辆给商店送冰棍的三轮车停在路边,张先生不停嘱咐车

主把三轮车再往边上放一

放。“胡同里停一辆小车时,还勉强能过一辆小车,但过

大车就困难了,有时司机技术不好,通过需要很长时间。堵车时我和妻子有时还会帮忙疏导一下,大家互相让一下也就过去了。”

对于解决西弓匠胡同的堵车问题,张先生建议把此段道路设置成单行道,或者能让车从旁边国际投资大厦院里的小路通过,“现在院里的保安有时会让我们绕出去,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淡:“2007年就说要修这条路了,之后又说了几次,但没有动静。”而且,刘先生也担心修路会不会拆除部分平房。刘先生一家几代人已在这里生活了近100年,虽然现在住的平房很破,但他对胡同有很深的感情,胡同里才有街坊,出了门喊句“吃了吗”就能得到回应,坐在胡同口一块喝茶酒聊天也很惬意。他不愿楼房与大街拉近街坊间的距离。

张先生的妻子在西弓匠胡同经营着一家小商店,据他们估计,门前的小路一个小时能过几百辆车。“这里通过的车太多了,有时两车顶上谁也不让谁,或者司机将车停在胡同里,就会导致路堵死,一天得堵二十回。”张先生说,“现在我上二环时经常从西直门南小街绕一下。”下午,有一辆给商店送冰棍的三轮车停在路边,张先生不停嘱咐车

主把三轮车再往边上放一

放。“胡同里停一辆小车时,还勉强能过一辆小车,但过

大车就困难了,有时司机技术不好,通过需要很长时间。堵车时我和妻子有时还会帮忙疏导一下,大家互相让一下也就过去了。”

对于解决西弓匠胡同的堵车问题,张先生建议把此段道路设置成单行道,或者能让车从旁边国际投资大厦院里的小路通过,“现在院里的保安有时会让我们绕出去,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淡:“2007年就说要修这条路了,之后又说了几次,但没有动静。”而且,刘先生也担心修路会不会拆除部分平房。刘先生一家几代人已在这里生活了近100年,虽然现在住的平房很破,但他对胡同有很深的感情,胡同里才有街坊,出了门喊句“吃了吗”就能得到回应,坐在胡同口一块喝茶酒聊天也很惬意。他不愿楼房与大街拉近街坊间的距离。

张先生的妻子在西弓匠胡同经营着一家小商店,据他们估计,门前的小路一个小时能过几百辆车。“这里通过的车太多了,有时两车顶上谁也不让谁,或者司机将车停在胡同里,就会导致路堵死,一天得堵二十回。”张先生说,“现在我上二环时经常从西直门南小街绕一下。”下午,有一辆给商店送冰棍的三轮车停在路边,张先生不停嘱咐车

主把三轮车再往边上放一

放。“胡同里停一辆小车时,还勉强能过一辆小车,但过

大车就困难了,有时司机技术不好,通过需要很长时间。堵车时我和妻子有时还会帮忙疏导一下,大家互相让一下也就过去了。”

对于解决西弓匠胡同的堵车问题,张先生建议把此段道路设置成单行道,或者能让车从旁边国际投资大厦院里的小路通过,“现在院里的保安有时会让我们绕出去,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淡:“2007年就说要修这条路了,之后又说了几次,但没有动静。”而且,刘先生也担心修路会不会拆除部分平房。刘先生一家几代人已在这里生活了近100年,虽然现在住的平房很破,但他对胡同有很深的感情,胡同里才有街坊,出了门喊句“吃了吗”就能得到回应,坐在胡同口一块喝茶酒聊天也很惬意。他不愿楼房与大街拉近街坊间的距离。

张先生的妻子在西弓匠胡同经营着一家小商店,据他们估计,门前的小路一个小时能过几百辆车。“这里通过的车太多了,有时两车顶上谁也不让谁,或者司机将车停在胡同里,就会导致路堵死,一天得堵二十回。”张先生说,“现在我上二环时经常从西直门南小街绕一下。”下午,有一辆给商店送冰棍的三轮车停在路边,张先生不停嘱咐车

主把三轮车再往边上放一

放。“胡同里停一辆小车时,还勉强能过一辆小车,但过

大车就困难了,有时司机技术不好,通过需要很长时间。堵车时我和妻子有时还会帮忙疏导一下,大家互相让一下也就过去了。”

对于解决西弓匠胡同的堵车问题,张先生建议把此段道路设置成单行道,或者能让车从旁边国际投资大厦院里的小路通过,“现在院里的保安有时会让我们绕出去,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淡:“2007年就说要修这条路了,之后又说了几次,但没有动静。”而且,刘先生也担心修路会不会拆除部分平房。刘先生一家几代人已在这里生活了近100年,虽然现在住的平房很破,但他对胡同有很深的感情,胡同里才有街坊,出了门喊句“吃了吗”就能得到回应,坐在胡同口一块喝茶酒聊天也很惬意。他不愿楼房与大街拉近街坊间的距离。

张先生的妻子在西弓匠胡同经营着一家小商店,据他们估计,门前的小路一个小时能过几百辆车。“这里通过的车太多了,有时两车顶上谁也不让谁,或者司机将车停在胡同里,就会导致路堵死,一天得堵二十回。”张先生说,“现在我上二环时经常从西直门南小街绕一下。”下午,有一辆给商店送冰棍的三轮车停在路边,张先生不停嘱咐车

主把三轮车再往边上放一

放。“胡同里停一辆小车时,还勉强能过一辆小车,但过

大车就困难了,有时司机技术不好,通过需要很长时间。堵车时我和妻子有时还会帮忙疏导一下,大家互相让一下也就过去了。”

对于解决西弓匠胡同的堵车问题,张先生建议把此段道路设置成单行道,或者能让车从旁边国际投资大厦院里的小路通过,“现在院里的保安有时会让我们绕出去,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淡:“2007年就说要修这条路了,之后又说了几次,但没有动静。”而且,刘先生也担心修路会不会拆除部分平房。刘先生一家几代人已在这里生活了近100年,虽然现在住的平房很破,但他对胡同有很深的感情,胡同里才有街坊,出了门喊句“吃了吗”就能得到回应,坐在胡同口一块喝茶酒聊天也很惬意。他不愿楼房与大街拉近街坊间的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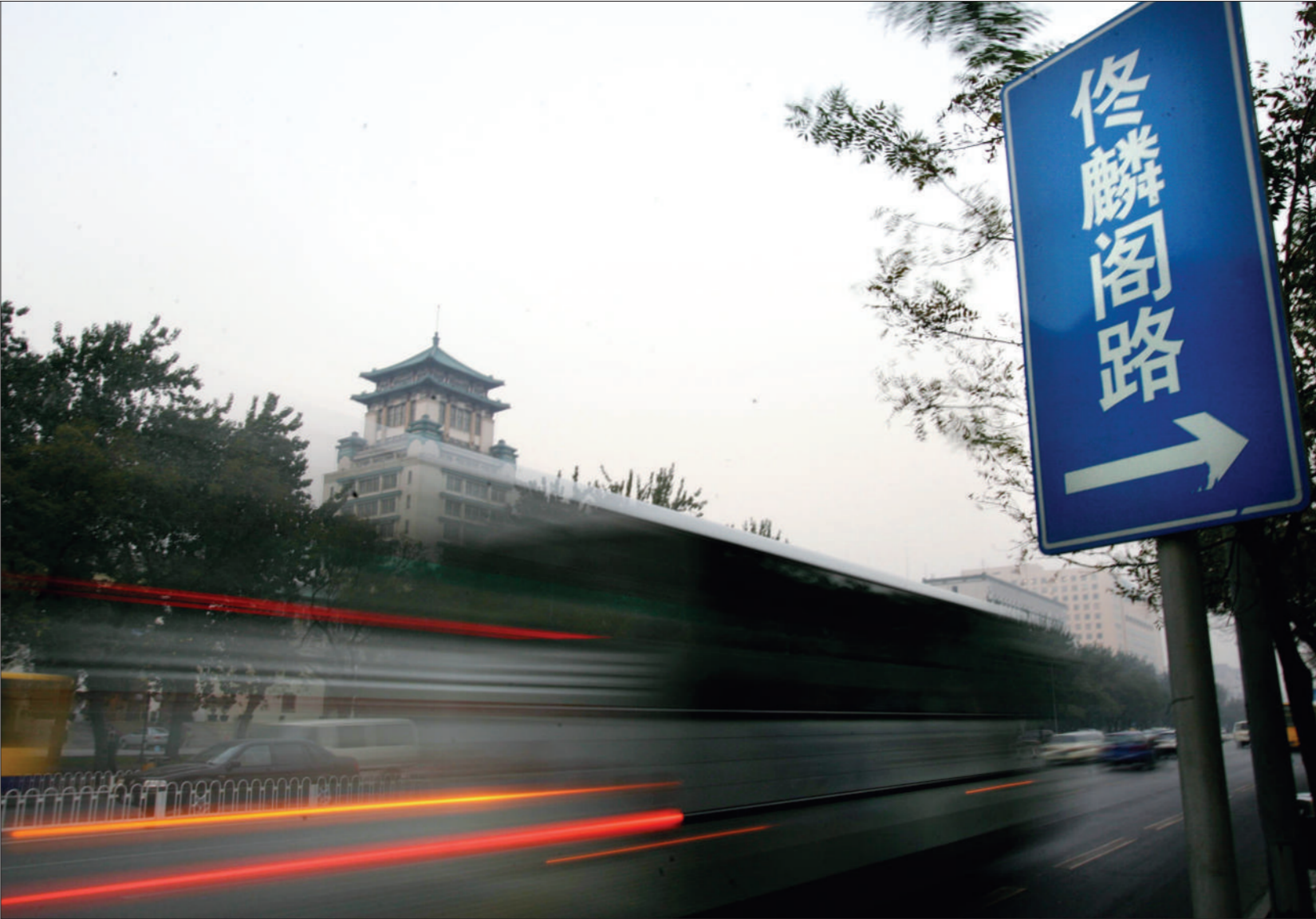
张先生的妻子在西弓匠胡同经营着一家小商店,据他们估计,门前的小路一个小时能过几百辆车。“这里通过的车太多了,有时两车顶上谁也不让谁,或者司机将车停在胡同里,就会导致路堵死,一天得堵二十回。”张先生说,“现在我上二环时经常从西直门南小街绕一下。”下午,有一辆给商店送冰棍的三轮车停在路边,张先生不停嘱咐车

主把三轮车再往边上放一

放。“胡同里停一辆小车时,还勉强能过一辆小车,但过

大车就困难了,有时司机技术不好,通过需要很长时间。堵车时我和妻子有时还会帮忙疏导一下,大家互相让一下也就过去了。”

对于解决西弓匠胡同的堵车问题,张先生建议把此段道路设置成单行道,或者能让车从旁边国际投资大厦院里的小路通过,“现在院里的保安有时会让我们绕出去,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从城市主干道长安街进入城市次干道佟麟阁路的交通指示牌。

●边扬,北京工业大学交通研究中心

在北京,非机动车和行人在交通系统中处于弱势地位。理想状态下,机动车

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应该是分开的。但在微循环道路改造中,由于道路本身就不很宽,设置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几乎不可能,在

这种情况下就要采取“交通宁静化”手段,降低汽车速度,比如采取绿化手段;一条路本身是直的,通过把道路旁的树栽成曲线,让司机

感觉汽车一直处于转弯状态,从而降低汽车速度,这种方法目前在国内还是不常见的,比较常见的是设置减速丘。

时干道堵车时想钻胡同而不得,或窄或单行,让很多司机也无可奈何。而一些胡同居民,对微循环工程改造是持矛盾态度的,一方面想更方便地坐车,另一方面却担心微循环畅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污染、噪音和安全隐患。但有专家指出,“城市道路微循环系统对其所在地段的居民日常生活模式有很大的影响……居住在道路走向弯曲,路面较窄的微循环系统中的居民,往往倾向于享受慢节拍的生活,车

流量很少的街道成为他们日常交流和活动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我想这种描述是适用于胡同的。胡同的改造也将一定程度上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状态。

而某些胡同,虽然仍沿用胡同名,却已面目全非。家住德胜门外大街的黄先生每天都要开车走二环去上班,每当看到德外堵车时,他就拐向冰窖口胡同,走积龙潭桥上二环。前些年新修的冰窖口胡同让他的出行多

了一份选择,他觉得这就是微循环改造的成果。这种“宽阔的胡同”现在也有不少。

但也有人心心,这会带来“胡同的灾难”。道路微循环系统的主要功能是解决组团或片区的交通问题,而不是解决城市整体的交通问题。如果为了追求城市交通的通达性,强硬地将微循环道路拓展改造为城市干道,则可能将城市历史街区的风貌和传统生活方式变成“炮灰”,造成城市文化内涵的流失。

张先生的妻子在西弓匠胡同经营着一家小商店,据他们估计,门前的小路一个小时能过几百辆车。“这里通过的车太多了,有时两车顶上谁也不让谁,或者司机将车停在胡同里,就会导致路堵死,一天得堵二十回。”张先生说,“现在我上二环时经常从西直门南小街绕一下。”下午,有一辆给商店送冰棍的三轮车停在路边,张先生不停嘱咐车

主把三轮车再往边上放一

放。“胡同里停一辆小车时,还勉强能过一辆小车,但过

大车就困难了,有时司机技术不好,通过需要很长时间。堵车时我和妻子有时还会帮忙疏导一下,大家互相让一下也就过去了。”

对于解决西弓匠胡同的堵车问题,张先生建议把此段道路设置成单行道,或者能让车从旁边国际投资大厦院里的小路通过,“现在院里的保安有时会让我们绕出去,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淡:“2007年就说要修这条路了,之后又说了几次,但没有动静。”而且,刘先生也担心修路会不会拆除部分平房。刘先生一家几代人已在这里生活了近100年,虽然现在住的平房很破,但他对胡同有很深的感情,胡同里才有街坊,出了门喊句“吃了吗”就能得到回应,坐在胡同口一块喝茶酒聊天也很惬意。他不愿楼房与大街拉近街坊间的距离。

张先生的妻子在西弓匠胡同经营着一家小商店,据他们估计,门前的小路一个小时能过几百辆车。“这里通过的车太多了,有时两车顶上谁也不让谁,或者司机将车停在胡同里,就会导致路堵死,一天得堵二十回。”张先生说,“现在我上二环时经常从西直门南小街绕一下。”下午,有一辆给商店送冰棍的三轮车停在路边,张先生不停嘱咐车

主把三轮车再往边上放一

放。“胡同里停一辆小车时,还勉强能过一辆小车,但过

大车就困难了,有时司机技术不好,通过需要很长时间。堵车时我和妻子有时还会帮忙疏导一下,大家互相让一下也就过去了。”

对于解决西弓匠胡同的堵车问题,张先生建议把此段道路设置成单行道,或者能让车从旁边国际投资大厦院里的小路通过,“现在院里的保安有时会让我们绕出去,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淡:“2007年就说要修这条路了,之后又说了几次,但没有动静。”而且,刘先生也担心修路会不会拆除部分平房。刘先生一家几代人已在这里生活了近100年,虽然现在住的平房很破,但他对胡同有很深的感情,胡同里才有街坊,出了门喊句“吃了吗”就能得到回应,坐在胡同口一块喝茶酒聊天也很惬意。他不愿楼房与大街拉近街坊间的距离。

张先生的妻子在西弓匠胡同经营着一家小商店,据他们估计,门前的小路一个小时能过几百辆车。“这里通过的车太多了,有时两车顶上谁也不让谁,或者司机将车停在胡同里,就会导致路堵死,一天得堵二十回。”张先生说,“现在我上二环时经常从西直门南小街绕一下。”下午,有一辆给商店送冰棍的三轮车停在路边,张先生不停嘱咐车

主把三轮车再往边上放一

放。“胡同里停一辆小车时,还勉强能过一辆小车,但过

大车就困难了,有时司机技术不好,通过需要很长时间。堵车时我和妻子有时还会帮忙疏导一下,大家互相让一下也就过去了。”

对于解决西弓匠胡同的堵车问题,张先生建议把此段道路设置成单行道,或者能让车从旁边国际投资大厦院里的小路通过,“现在院里的保安有时会让我们绕出去,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淡:“2007年就说要修这条路了,之后又说了几次,但没有动静。”而且,刘先生也担心修路会不会拆除部分平房。刘先生一家几代人已在这里生活了近100年,虽然现在住的平房很破,但他对胡同有很深的感情,胡同里才有街坊,出了门喊句“吃了吗”就能得到回应,坐在胡同口一块喝茶酒聊天也很惬意。他不愿楼房与大街拉近街坊间的距离。

张先生的妻子在西弓匠胡同经营着一家小商店,据他们估计,门前的小路一个小时能过几百辆车。“这里通过的车太多了,有时两车顶上谁也不让谁,或者司机将车停在胡同里,就会导致路堵死,一天得堵二十回。”张先生说,“现在我上二环时经常从西直门南小街绕一下。”下午,有一辆给商店送冰棍的三轮车停在路边,张先生不停嘱咐车

主把三轮车再往边上放一

放。“胡同里停一辆小车时,还勉强能过一辆小车,但过

大车就困难了,有时司机技术不好,通过需要很长时间。堵车时我和妻子有时还会帮忙疏导一下,大家互相让一下也就过去了。”

对于解决西弓匠胡同的堵车问题,张先生建议把此段道路设置成单行道,或者能让车从旁边国际投资大厦院里的小路通过,“现在院里的保安有时会让我们绕出去,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淡:“2007年就说要修这条路了,之后又说了几次,但没有动静。”而且,刘先生也担心修路会不会拆除部分平房。刘先生一家几代人已在这里生活了近100年,虽然现在住的平房很破,但他对胡同有很深的感情,胡同里才有街坊,出了门喊句“吃了吗”就能得到回应,坐在胡同口一块喝茶酒聊天也很惬意。他不愿楼房与大街拉近街坊间的距离。

张先生的妻子在西弓匠胡同经营着一家小商店,据他们估计,门前的小路一个小时能过几百辆车。“这里通过的车太多了,有时两车顶上谁也不让谁,或者司机将车停在胡同里,就会导致路堵死,一天得堵二十回。”张先生说,“现在我上二环时经常从西直门南小街绕一下。”下午,有一辆给商店送冰棍的三轮车停在路边,张先生不停嘱咐车

主把三轮车再往边上放一

放。“胡同里停一辆小车时,还勉强能过一辆小车,但过

大车就困难了,有时司机技术不好,通过需要很长时间。堵车时我和妻子有时还会帮忙疏导一下,大家互相让一下也就过去了。”

对于解决西弓匠胡同的堵车问题,张先生建议把此段道路设置成单行道,或者能让车从旁边国际投资大厦院里的小路通过,“现在院里的保安有时会让我们绕出去,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感觉汽车一直处于转弯状态,从而降低汽车速度,这种方法目前在国内还是不常见的,比较常见的是设置减速丘。

时干道堵车时想钻胡同而不得,或窄或单行,让很多司机也无可奈何。而一些胡同居民,对微循环工程改造是持矛盾态度的,一方面想更方便地坐车,另一方面却担心微循环畅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污染、噪音和安全隐患。但有专家指出,“城市道路微循环系统对其所在地段的居民日常生活模式有很大的影响……居住在道路走向弯曲,路面较窄的微循环系统中的居民,往往倾向于享受慢节拍的生活,车

流量很少的街道成为他们日常交流和活动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我想这种描述是适用于胡同的。胡同的改造也将一定程度上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状态。

而某些胡同,虽然仍沿用胡同名,却已面目全非。家住德胜门外大街的黄先生每天都要开车走二环去上班,每当看到德外堵车时,他就拐向冰窖口胡同,走积龙潭桥上二环。前些年新修的冰窖口胡同让他的出行多

了一份选择,他觉得这就是微循环改造的成果。这种“宽阔的胡同”现在也有不少。

但也有人心心,这会带来“胡同的灾难”。道路微循环系统的主要功能是解决组团或片区的交通问题,而不是解决城市整体的交通问题。如果为了追求城市交通的通达性,强硬地将微循环道路拓展改造为城市干道,则可能将城市历史街区的风貌和传统生活方式变成“炮灰”,造成城市文化内涵的流失。

张先生的妻子在西弓匠胡同经营着一家小商店,据他们估计,门前的小路一个小时能过几百辆车。“这里通过的车太多了,有时两车顶上谁也不让谁,或者司机将车停在胡同里,就会导致路堵死,一天得堵二十回。”张先生说,“现在我上二环时经常从西直门南小街绕一下。”下午,有一辆给商店送冰棍的三轮车停在路边,张先生不停嘱咐车

主把三轮车再往边上放一

放。“胡同里停一辆小车时,还勉强能过一辆小车,但过

大车就困难了,有时司机技术不好,通过需要很长时间。堵车时我和妻子有时还会帮忙疏导一下,大家互相让一下也就过去了。”

对于解决西弓匠胡同的堵车问题,张先生建议把此段道路设置成单行道,或者能让车从旁边国际投资大厦院里的小路通过,“现在院里的保安有时会让我们绕出去,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淡:“2007年就说要修这条路了,之后又说了几次,但没有动静。”而且,刘先生也担心修路会不会拆除部分平房。刘先生一家几代人已在这里生活了近100年,虽然现在住的平房很破,但他对胡同有很深的感情,胡同里才有街坊,出了门喊句“吃了吗”就能得到回应,坐在胡同口一块喝茶酒聊天也很惬意。他不愿楼房与大街拉近街坊间的距离。

张先生的妻子在西弓匠胡同经营着一家小商店,据他们估计,门前的小路一个小时能过几百辆车。“这里通过的车太多了,有时两车顶上谁也不让谁,或者司机将车停在胡同里,就会导致路堵死,一天得堵二十回。”张先生说,“现在我上二环时经常从西直门南小街绕一下。”下午,有一辆给商店送冰棍的三轮车停在路边,张先生不停嘱咐车

主把三轮车再往边上放一

放。“胡同里停一辆小车时,还勉强能过一辆小车,但过

大车就困难了,有时司机技术不好,通过需要很长时间。堵车时我和妻子有时还会帮忙疏导一下,大家互相让一下也就过去了。”

对于解决西弓匠胡同的堵车问题,张先生建议把此段道路设置成单行道,或者能让车从旁边国际投资大厦院里的小路通过,“现在院里的保安有时会让我们绕出去,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淡:“2007年就说要修这条路了,之后又说了几次,但没有动静。”而且,刘先生也担心修路会不会拆除部分平房。刘先生一家几代人已在这里生活了近100年,虽然现在住的平房很破,但他对胡同有很深的感情,胡同里才有街坊,出了门喊句“吃了吗”就能得到回应,坐在胡同口一块喝茶酒聊天也很惬意。他不愿楼房与大街拉近街坊间的距离。

张先生的妻子在西弓匠胡同经营着一家小商店,据他们估计,门前的小路一个小时能过几百辆车。“这里通过的车太多了,有时两车顶上谁也不让谁,或者司机将车停在胡同里,就会导致路堵死,一天得堵二十回。”张先生说,“现在我上二环时经常从西直门南小街绕一下。”下午,有一辆给商店送冰棍的三轮车停在路边,张先生不停嘱咐车

主把三轮车再往边上放一

放。“胡同里停一辆小车时,还勉强能过一辆小车,但过

大车就困难了,有时司机技术不好,通过需要很长时间